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曹坦

給事中<sub>臣</sub>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葉蘭

騰錄監生<sub>臣</sub>李師弼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朱子五經語類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

國朝程川編川字廊渠號春曇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書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業敷文書院時所刊取朱子語錄之說五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以便參考凡易四

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  
昔朱子之孫鑑嘗緝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又  
緝詩傳遺說六卷

國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禮纂五卷而書與春秋  
卒無專書特諸家援引遺文據以折衷衆說  
而已且其間各以意為去取不能盡睹其全  
又不著為某氏某年所錄亦無以考其異同  
先後之由黎靖德所編語錄雖薈粹無遺然

不及一一詮次亦猝不得其端緒川此編於  
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  
餘則以經文為序並各注某人所錄於下且  
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  
分縷析至為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  
後偶異其說者未為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  
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三禮之末  
綴以大戴禮記似乎不倫考是書歷代史志

皆著錄於禮類史繩祖學齋佔畢稱宋時嘗  
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雖繩祖不  
詳事在何朝然諒非誣說且其文與三禮多  
相出入可以為參考之資附錄於末固不得  
以泛濫為疑矣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朱子五經語類總說

經之旨至朱子定矣原原本本各有成書頒在學宮昭示天下然門弟子于一言之往復得衆理之會通咸錄而記之無所遺而朱子解經精意之存始于是乎大備嘗讀黎氏編深思向往恍如親炙朱子之休光則諸賢之傳于口而筆于書其功實鉅惜乎徒立門目而先後類從不能無訛爰更定條例次而第之分為八十卷要使朱子之語如傳釋經而學者對經讀之設疑參異相

證益明然後見朱子之于經誠有疏鑿之功焉錢唐後  
學虹梁程川書于春堂

朱子五經語類易說

易根于陰陽陳于象數辭而理寓焉推之則無盡引之則無窮然或泥焉則寡當子朱子深得義文周孔之旨而各明其本意之所存故括其指曰陰陽揭其用曰卜筮要領斯舉大道用彰是為潔淨精微之教也夫故重編統論經義為易一易二易三易四

以易言理始自孔子而我洛祖則殫畢生之功以理言易迄今讀所為傳而深嘆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誠為

自道也康節之學神明後先加倍之數洛祖悟馬子朱子研理極數取而折衷之可識矣夫易道甚大百物不廢羣言紛紛亦可考焉故重編統論程傳統論邵易統論諸說為易五易六易七

上下篇義諸儒多所論說或以卦之終始晰天道人道之分或以卦有反對定陰陽爻數之合其說誠固有然然不若即卦以論才因爻以審位由子朱子之詳會四聖人之約也故重編論上經者為易八易九易十易十

一易十二易十三易十四易十五易十六易十七易十八易十九易二十論下經者為易二十一易二十二易二十三易二十四易二十五易二十六易二十七

朱子云熟讀六十四卦則知繫辭之語最為精密是易之括例則可知開物成務與民同惠之心胥在乎使人知所以用之我洛祖不傳繫辭其此志也夫而歐陽子且以為非孔子作殊過矣故重編論繫辭上傳者為易二十八易二十九易三十易三十一易三十二易三十

三易三十四論繫辭下傳者為易三十五易三十六易  
三十七

讀說卦而重三成六之義已明仰觀俯察取物取身之  
象已著讀序雜而更知大易之蘊有如是焉斷可見易  
義無終窮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說序雜所為  
作乎故重編論說卦序卦雜卦者為易三十八易三十  
九易四十

雍正三年春王正月元旦錢唐後學程川廊渠氏書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一

錢塘程川撰

易一

統論經義一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  
坤音屬以韻脚反之乃見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  
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

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程端蒙錄字正思鄱陽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三卷中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但

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  
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  
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  
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  
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  
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  
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  
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

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

象而為之象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猶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

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  
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  
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  
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麤淺而隨入  
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  
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  
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  
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

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但是先且為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且去解作事

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  
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  
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滾說了  
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  
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  
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  
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  
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

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箇  
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  
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  
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  
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  
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彖辭  
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  
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文王自說

也

葉賀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  
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錄中易以占筮作至便將道理來滾說了林學履錄  
云易以下筮用道理在裏面但未說到這處如楚  
詞以神為君祀之者為臣以見其敬奉不可忘之意  
固是說君臣但假託事神而說今也須與他說事神  
然後及他事君之意合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為不  
是但須先為他結了事神一重方及那處易便是如  
此今入心性編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理  
來滾說了錄中卦雖八至所以為十學履錄同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  
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

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著得別物事不是  
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  
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  
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  
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  
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  
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  
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

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  
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  
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  
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  
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  
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  
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  
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乾夕惕戒謹恐懼可

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是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己身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

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  
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裏大抵多  
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以因  
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  
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  
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  
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  
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

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葉賀孫錄

易字義只是陰陽

李閔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  
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不知何氏錄川按不知何氏錄有三饒錄二十卷為  
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饒錄三十九卷為  
己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錄建別錄十八卷十  
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餘倣此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為無見如奇

耦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說皆不離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

黃當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沈僩錄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揚道夫錄字仲思建寧人己酉以後所開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

曼淵錄字亞夫涪陵人癸丑所開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八卷中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

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魂魄以一氣言陽  
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為魂屈為魄

黃義剛錄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  
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三十八卷中

錄末李方子錄云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箇  
對峙底則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是兩箇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  
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  
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入如  
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

易

楊道夫錄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  
綜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  
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  
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體在天地後用  
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是用體靜而用動

程端蒙錄

又一條云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輒去是也季通云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程端蒙錄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這箇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

了底那箇喚做體時是這易從那裏生這箇喚做用  
時揲著取卦便是用處

夏淵錄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  
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  
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  
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奇耦自然之

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闕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

也關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天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箇大底物事故曰天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極闊儘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

呂燾錄字德昭南康人已未所聞先生七十歲饒錄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中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

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

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畧假聖人手畫  
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  
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問畫卦時  
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黃義剛錄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  
形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  
曰在人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

動靜感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  
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  
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畫蓋東一邊  
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自西邊來  
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  
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  
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  
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

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皆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老陽

爻淵錄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

他

晏淵錄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林夔孫錄字子武三山人丁巳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三十四卷中

季通云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象數便不能無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爻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離潛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鹿陽物

指五无虞無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

程端蒙錄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醫家等說亦有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

易迺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已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入不知者且如樽酒簋貳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入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貳此不是某穿鑿

却有古本若是強為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蘗蓋卿錄字夢錫甲寅所開先  
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十九卷中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  
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若  
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只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  
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  
事皆撞著他又曰易无思也无為也易是箇無情底  
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

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言利永貞之類  
皆是要人守正又云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  
果盡得這道理否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  
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无不利凡皆類此  
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  
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  
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  
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

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曾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胷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  
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潔淨精微謂之易易自是不惹著事只懸空說一種道理不似它書便各著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林學蒙錄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三十二卷中

潔淨精微是不犯手又云是各自問去不相沾黏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錄中又云以下蕭佐錄作云是不沾著一箇物事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恁模樣却就這上見

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此爻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入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淨精微易之教也

林學履錄已未所錄先生  
七十歲饒後錄十八卷中

沈僞錄云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  
湛然一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也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  
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淨精微  
之謂易易只是箇潔淨精微若似如今人說得恁地  
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呂燾錄云未畫以前便是寂  
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至虛淨而已忽  
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  
凶道理所以禮記曰潔淨精微易教也蓋易之為書  
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箇有這政事謀謨方  
做出書來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  
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爻畫之先  
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渾然一心既有爻畫方見  
得這爻是如何這爻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  
至靜中做許多象數道理出來此其所以靈若是  
似而今說得來恁地拖泥帶水便都沒理會處了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踈處其散漫如文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濶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著心曾方看得譬如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者又自有突兀龐拙者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益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故也

李方子錄

晁淵錄云易中取象似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底  
有生得麤拙突兀底趙子欽云本義太畧此譬如燭  
籠添了一條竹片便障了一路明盡徹去了使它統  
體光明豈不更好蓋是著不得詳  
說如此看來則取象處如何拘得

象數義多難明

吳振錄所聞年歲未  
詳饒後錄十四卷中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

沒甚意思

呂熹錄

卦分明自將一片木畫卦於壁上所以為卦爻是兩箇  
交又是交變之義所以為爻

林學履錄

卦爻象初無一定之例

晁淵錄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  
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  
陽全是氣象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

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  
之麤者

易淵錄

八卦爻義最好玩味

曾祖道錄字擇之丁巳所聞先  
生六十八歲池錄三十七卷中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易淵錄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

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

林學履錄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類

異淵錄

問近畧考卦變以象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

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  
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  
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  
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  
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  
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看兩體上  
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曰便是此處說得有  
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

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  
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  
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  
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  
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  
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  
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  
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

金匱要略卷之八十一  
卷一  
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為有功

董銖錄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七歲池錄十三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易中象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李季札錄字季子婺源人丙申乙卯所聞先生四十七歲六十六歲池錄十六卷中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

董銖錄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甘節錄字吉甫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謂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

吳必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  
若一向密去却不是易底意思

金  
晁澗錄

卷一

悔陽而吝陰

李方子錄

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晁澗錄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

質

晁澗錄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  
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  
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  
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  
安排下也

廖德明錄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  
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  
名目須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著

落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過

葉賀孫錄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矯說出此義曰易雖說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歷舉易中諸卦爻無時義可言者

廖德明錄

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

泥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  
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朱子五經語類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

錢塘程川撰

易二

統論經義二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  
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  
得道理又多

李闕祖錄

揚道夫錄云利貞貞吉文王說底方是教人隨時變

易以

從道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

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

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孔子方解作四

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廖德明錄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

周公說底象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  
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  
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真箇是恁地  
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  
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

晁淵錄

李壯祖錄云須將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周公爻辭孔  
子繫辭及程氏傳各自看不要相亂惑無牴牾處也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

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  
本爻則自見本旨矣

李方子錄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伏羲畫卦時止有奇耦之畫何  
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  
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  
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  
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

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  
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在他  
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  
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  
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  
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  
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  
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

須待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  
司樂師氏保氏諸凡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  
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

輔廣錄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  
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  
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  
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

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  
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  
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  
以下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嘗見爻軒與  
南軒爭而南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

甘節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古聖人不是著此垂教只  
是見得天地陰陽變化之理畫而為卦使因卜筮而

知所修為避忌至周公孔子一人又說多了一人某  
不敢教人看易為這物濶大且不切已兼其間用字  
與今人皆不同如說田獵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  
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此今無此事了都曉不得

劉礪錄字用之三山人未詳所聞  
年歲建別錄十九卷二十卷中

看易且將爻辭看理會得後却看象辭若鶻突地看便  
無理會處又曰文王爻辭做得極精嚴孔子傳條暢  
要看上面一段莫便將傳拘了

胡泳錄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饒錄三十四卷中

易乃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  
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象  
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林學履錄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須是以身體之  
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  
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

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恁地應

晏淵錄

易只是个卜筮之書孔子却就這上體旁說些道理教人雖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

沈憫錄

易本為卜筮作古人質朴作事須卜之鬼神孔子恐義

理一向沒卜筮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乘也只是一个小義

楊方錄字子直汀洲人庚寅所聞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于啓行也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早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者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從大學做工夫然後循序次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己有益也

黃義剛錄

方叔問本義何專以下筮為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  
注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  
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  
久當自悟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  
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錄三卷中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某便說道聖人  
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

入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其辯其然費氣力  
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  
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  
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  
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  
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  
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  
有文言與繫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

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人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却

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樣恁地重緣這個只是理會卜筮大槩只是說箇陰陽因陰陽之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入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別開這一機然才有個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他也自過他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事也不曾有許多曉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

神明樣無所不曉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別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什麼若有人來與某辯

某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某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得便只似靈棋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

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長久曰通其  
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安卿問先  
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  
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  
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  
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  
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太極下面有陰陽便知是  
一生二二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前不曾  
見箇物事恁地齊整因言夜來有一說說不能盡通  
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  
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  
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  
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

如彖辭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  
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  
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  
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  
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  
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  
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

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入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入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而今人便說道解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因便作易

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凶吉悔吝便在我看我把我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

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象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象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著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僖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僖地若是其他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已然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下亦不過如此故曰  
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澗  
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  
夾將澗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  
惟洛食以此見得也是人謀先定後方以下來決之  
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曰揲著  
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

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

黃義剛錄

錄中卜莖之書如火珠林之類陳淳錄云公謂卜莖之書便如今火珠林樣錄中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下淳錄有云較自然錄中圓圖便是就這中間物

作兩截淳錄云圖圖作兩段來拗曲錄中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下淳錄有云不覺成來如此齊整錄中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淳錄云言人若求師若要親賢時錄中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云云淳錄云彼九二六四無頭無面何以見得如此亦只是在入用得也

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

劉礪錄

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易看也蓋未為他說所汨故也

呂熹錄

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

李輝錄字晦叔不詳所聞年歲及池錄饒錄饒後錄卷次云餘倣此

敬之問啓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來揆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

故有體該本無謂理之體該萬事萬物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面去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无虞人必陷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无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

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  
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  
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  
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  
一事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當人  
皆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  
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用處聖人作易蓋謂當  
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示以此理教

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  
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是也  
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未嘗有  
一句說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吉  
却不曾說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占得亦會吉如  
南蒯得黃裳之卦自以為大吉而不知黃中居下之  
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凶大傳說上下無常剛柔相  
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

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  
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元皆排  
定了第幾爻便吉第幾爻便凶然其規模甚散其辭  
又澁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不曾盡  
經歷許多事變都去揆他意不著所以孔子晚年方  
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却  
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該盡天下之理一  
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拘執著

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揆他底不著所以未得  
他受用

葉賀孫錄

易不可易讀

湯泳錄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  
先生六十六歲池錄三十三卷中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  
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一  
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

箇道理又入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  
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  
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董銖錄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  
其他書亦然

金去偽錄字敬直樂平人乙未所  
聞先生四十七歲池錄十五卷中  
錄中只要虛其心以求  
其義一作平易求其義

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

夏淵錄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  
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葉賀孫錄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  
爻辭如籤解

甘節錄

看易須著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象象兩日看六爻

一日統看方仔

細因吳宜之記不起云然

李闋祖錄

和靜學易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著便都成  
片不知如何只看一爻得

劉礪錄

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  
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

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於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亨於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

林賜錄字開一乙卯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六歲饒錄三十二卷中

易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蓋春秋所言以為褒亦可以為貶亦可易如此說亦通如彼說亦通大抵不

比詩書的確難看

不知何氏錄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入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去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沈憫錄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

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  
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  
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  
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  
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

陳淳錄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  
理不著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

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詠情性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个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葉賀孫錄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益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

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釋為十經象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

沈憫錄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陳淳錄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如程子所說是

也以動者尚其變已。是卜筮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

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  
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然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  
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  
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  
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辭可曉者只如此卦初六有  
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  
某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  
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  
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  
然却不到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爾其  
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  
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  
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  
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內  
中國而外四裔明君臣上下之分

輔廣錄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  
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  
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白未盡  
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沈澗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

三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師弼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

錢塘程川撰

易三

統論經義三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離  
揚至之云上經反對凡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卦  
先生曰林黃中等上下經陰陽爻適相等某算來誠

然

李方子錄

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某  
看到末稍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

劉礪錄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  
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  
亦然孟子末後却刻地好然而如那般以追蠡樣說

話也不可曉

夏淵錄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  
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  
之則專為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  
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  
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

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却是別推一  
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揚道夫錄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  
辭故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  
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  
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  
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又下之

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董銖錄

易只消認他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認得

這個子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

夏淵錄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劉礪錄

問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

易時未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羲始發出

鄭可學錄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  
問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六卷中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謂

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  
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

晁澗錄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

黃升卿錄辛亥所聞先生六  
十二歲饒錄二十一卷中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  
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

陳淳錄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個道理陰陽自  
一氣言之只是箇物若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  
又是兩個物事

林學蒙錄

李方子錄云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皮殼乾坤  
天地之  
性情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  
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  
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個尊長不容

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沈憫錄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年論之  
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  
生底人便都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

晏淵錄

李方子錄云以卦氣言之四月是純陽十月是純陰  
然又恁地  
執定不得

乾坤相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

是陰中之陽

李方子錄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為乾坤然而皆不變

晁淵錄

無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  
牡牝陰陽康節曰坤無一故無首乾無十故無後所  
以坤常是得一半

劉砥錄字履之三山人庚戌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饒後錄十卷中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不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  
仔細推之皆可見

沈澗錄

方其有陽怎知道有陰方有乾卦怎知更有坤卦在後

夏淵錄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  
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所覆內皆天

之氣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  
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風  
與蒸則乾之氣也

不知何氏錄

沈僩  
錄畧

或說一是乾初畫某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  
乾初畫初間只有一畫者二到有三畫方成乾卦

陳淳錄

論乾坤必先乾而後坤然又常以靜者為主故復卦一陽來復乃自靜來

程端蒙錄

先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是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下得乾卦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便會凶如下得爻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如下得見龍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說利見大人

一箇是五在上之人一箇是二在下之人看是甚麼  
入卜得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  
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  
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又那曾有某爻與某爻  
相應那自是說這道理如此又何曾有甚麼人有甚  
麼人說有甚張三李四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  
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  
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會大吉不然則大凶

此書初來只是如此到後來聖人添許多說話也是怕入理會不得故就上更說許多教分明大抵只是因以明教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地看來見得聖人之心洞然如日星更無此子屈曲遮蔽故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看他本來裡面都無這許多事後來人說不得便去白撰個話若做卜筮看說這話極是分明某如今看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麼說話要與人說便分明

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千般百樣藏  
頭伉腦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測聖人一箇  
光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這般處自分曉如  
今讀書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常常將心下溫過所  
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若只看過便住自是易得忘  
記了故須常常溫習方見滋味

葉賀孫錄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者修業進德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得

林學履錄

或問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此但指乾之君子忠信進德處與坤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問如此則賢者更不可做乾之事曰忠信進德這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不實處及修辭立誠見

得精粗本未直恁地做將去有那剛健底意思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謹守

不知何氏錄

問乾皆聖人事坤皆賢人事否曰怕也恁地殺斷說不得如乾初九似說聖人矣九二學聚問辨則又不然上九又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為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死殺說只逐義隨事說道理而已

不知何氏錄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  
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  
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  
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猶可言  
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  
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黃翰錄字直卿三山人未詳所開  
年歲饒錄一卷饒後錄二卷中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

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矣

楊道夫錄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夏淵錄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  
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  
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  
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  
意只見於象中者亦是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  
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  
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

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此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此

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

董錄錄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

盡處便是陰

黃芻錄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

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著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為始而常代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為羣龍而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是否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無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

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

董銖錄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  
取之至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  
他初非理會家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  
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  
取變爻也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羣龍无首吉為占  
見羣龍无首却是變乾為坤便以坤為占也遇坤之

乾即用利永貞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也

黃帝錄

乾吉在無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無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闕捩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無

夏淵錄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  
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  
所以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  
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  
地勢坤

不知何氏錄

錄末此所以為地勢坤一作所以見地勢之坤順

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  
德如何曰只為乾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為如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為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為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

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  
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  
人也

不知何氏錄

問君子進德修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  
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只有後面  
一節只是一個持守柔順貞固而已事事都不能為  
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

如創業之君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所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都是說箇順底道理又云先迷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前面一項事他都迷不曉只知順從而已後獲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數也坤數耦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

陳文蔚錄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開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乾忠信進德修省言辭立誠是終身事知至以下是節

次知終終之用力處也坤直方大是浩然不習无不  
利不疑其所行乃是不動心

揚方錄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  
蓋取健順二體修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  
便有靜順之體進修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  
故曰陽實陰虛

黃芻錄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

陳淳錄

錄中恁地做去徐窩錄云硬立脚做去錄末恁地收斂窩錄云恁地收斂做去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己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

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

萬人傑錄

問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修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修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

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修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修已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著落方是仔細

董銖錄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事  
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

葉賀孫錄

用之問忠信進德有剛健不已底意思所以屬乾道敬  
義是持守底意思所以屬之坤道曰乾道更多得上  
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一段  
工夫也

林子蒙錄未詳所闕年  
歲饒後錄十七卷中

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  
作了故直拔恁地勇猛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

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  
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  
謂進德又是它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  
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  
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  
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  
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  
圓便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

面皆德平正

揚道夫錄

履之間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修不已之意坤道  
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  
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盡循物  
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舊是修辭立其  
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

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蜚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乾固是健然硬要他健也不得譬如不健底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強得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生知者是合下便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更無使之忠信者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所以聖人說得恁地寬須是人

自去裏面尋之須是知得方能忠信誠之者入之道  
看誠之字全只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說擇善而  
後可固執也

章伯羽錄字蜚卿旣寧人庚戌所  
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十五卷中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